

《信報》《教育評論》(24/12/27)

測評與考試：科舉淵源再探

這是兩周前在深圳舉行的“教育前沿論壇”的題目，也代表了帶著歷史觀點看測評與考試發展的淵源與前瞻。論壇沒有專門的開幕演說，而是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謝小琴教授與筆者對談。數日前又償願參觀了南京的國家科舉博物館。兩者都加深了筆者對科舉的認識。值得與讀者分享。

今年六月，本欄曾經介紹台灣兩個科舉陳列館——台灣中央研究院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的陳列館（當年傅斯年所攜），以及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一個科舉陳列室。這次參觀國家科舉博物館，加上數年前在四川閬中參觀過當地的貢院，一共參觀過四個有關科舉的博覽和陳列。

南京的科舉博覽館，在夫子廟裡面，就建在原來的江南貢院遺址對面。江南貢院可以容納二萬多員生同時應考，是當年全國最大的考場。（六月本欄提到的一萬多，不確。）這次有機會親歷“號舍”（考場的員生獨立間隔），又有了新的感受。號舍都以《千字文》的文字編號；每“格”有前後高低兩塊橫木版，後面低的作為座椅，前面高的作為書桌；書桌可移動與座椅平放，轉為勉強的睡床。在清朝，員生在貢院要停留六夜九天。兩整天以後休息一天。“吃、喝、拉、睡”盡在其中。由於考期通常是在初秋，碰上“秋老虎”更是炎熱不堪。完全可以想像“吃得苦中苦”的考驗。此其一。

博物館的館藏頗為豐富，雖則仍以明清遺物為主，但也足見科舉前後的演化。而其中一些展品，又糾正了筆者以往的一些誤解。考場嚴謹性，超乎想像，員生的衣、帽、鞋、襪都要在入場前除脫檢查。不過仍然有不少作弊的罪證，其中以鼠毛抄寫的超微字的“貓紙”，最為震撼。作弊的懲罰，五花大綁，送官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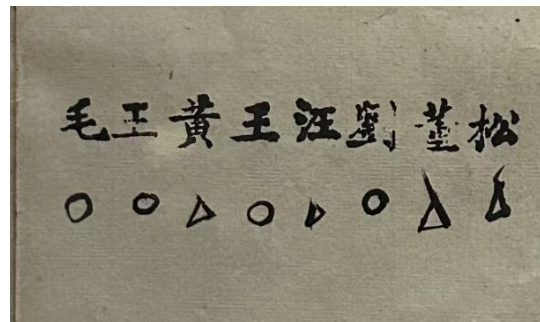
治；有些朝代可以殺頭。足見作弊的現象，與考試制度孿生。去年 ChatGPT 面世而引起考試恐慌，也就不足為怪。此其二。

機制嚴格 舉世無雙

考生完卷以後，有“受卷”（核對身份）、“彌封”（密封考生信息）、“謄錄”（以硃筆謄抄副本，以隱去考生筆跡）（在台灣清華見過硃卷原件）、“對讀”（校對墨卷與硃卷）、“薦卷”（挑選優者，薦給主考官）、“搜落卷”（在未被推薦卷中，尋找可能被遺留的優秀答卷）。試想，處理二萬多員生的生活與試卷，所費的人力與資源，超乎想像。筆者以前曾經認為科舉單靠考試，是最省力省錢的制度，顯然是忽視了為維持這個制度的嚴謹性、權威性、公信力 - legitimacy - ，花費鉅量的人力物力，可謂不惜工本。可見在封建皇朝，這是維持統治的重要環節。此其三。



最後的“殿試”，在京城舉行（左圖為現場模擬），每卷由八位大官分閱，各自按優劣評為“圓（○）、尖（△）、點（、）、直（|）、叉（X）”五個等級。館中有一項藏品，就是八位評卷者意見不一致（下圖），未知如何協調。但那以眾數評判取代一人獨評，有點像奧運會的體操評選，不其然覺得有點先進性。雖然皇帝有最後的決定權，但



那需要經過前面的評選過程。筆者一直以為員生可以揣摩上意，看來也有點勉強，此其四。

謝教授介紹，明朝時期，由於考取的進士大部分屬於南方（其實是江南），於是為全國各區設下配額。但最後仍以江南為最多，北方、華南依然是少數。（前文說大多為北方，乃錯誤。）此其五。

任人唯賢 無出其右

前文提過，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的考試（當時指科舉）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。的確，中國任人唯賢的科舉制度始於 6 世紀末，而英國文獻所載，英國向中國學的文官制度始於 1854 年，前後差了 12 個世紀。博物館中還有法國引進中國式文官制度的文獻。這次對談的謝教授，也聽過德國的學者有類似的說法。因此博物館中有一種說法，說科舉乃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項世界性大發明。也不無道理，任人唯賢，打破了安插親信、買賣官爵的陋習。按今天的說法，是“公平、公正、透明”，其影響之深遠，也許超過其他四項發明。

朱永新老師在他的《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》（1983）中，還提出了科舉傳承了中華文化。的確，即使是非漢族統治的元、清兩代，科舉依然。朱老師又提出，科舉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“知識分子”社會階層。的確，在西方那是幾百年以後的事。筆者還認為，科舉還養成了中國人勤奮好學、擁抱競爭、輕視先天、終身學習等等的文化傳統。

但朱老師同時提出了科舉引起的一些負面影響，其中兩項 - 知識分子只圖功名利祿，心靈被腐蝕；教育的功能被窄化，誤導了教育的目標、內容和方法。（以上皆大意）。

謝教授透露，在清朝，所有參加科舉人數中，進士錄取率是 0.000136 左右。全國人口中，進士錄取率平均不過 0.000005 左右。但是，科舉是當時社會流動的唯一途徑，但是可望可即，人人皆覺得有機會成功，因此成為全民“魚躍龍門”的希望所繫。

不明其困 何以解困

筆者在前文中還提出，在工業社會頂峰時期出現的現代學校，是營造各級勞動力(人力資源)的機制。也是崇尚競爭，也是讀書為主，學校教育也是社會上升的唯一途徑。與科舉的許多特點不謀而合 - “唯有讀書高”、“可望可即”、“學歷(功名)掛帥”、“五體不勤，五穀不分”、… 等等。因此在工業時代的華人社會，古代的科舉，與現代的測評考試，在思路上一貫相同，跨代合流 - 學校考試，是一種承諾。也就是說，在學校裡一帆風順，保證到了社會上也會一帆風順。因此形成了非常堅固的“應試文化”；這是其他社會所沒有的。

但是本文的目的，不止於探討科舉的淵源。若我們仍然處於傳統的工業社會，那沉重的考試壓力就在所難免，也許是時代的需要。就像科舉的時代一樣，只能讓我們的學生忍受那考試的煎熬，不然難以在金字塔型的社會中立足及上升。然而，社會變了，不再是傳統的工業社會，不再是不變的金字塔型，我們的學生，將要面對的，將是莫測而多變的社會。在學校裡一帆風順，並不保證將來

在社會上也會一帆風順。考試的承諾，已經逐漸減退。因此，需要逐漸擺脫科舉的負面影響，才能走出工業社會教育的困境。

這裡說工業社會教育的困境，並非狂言。近二十年左右，有聽過哪個社會宣布認真的教育改革？有哪種教育理論曾經脫穎而出？聽過不少國際機構的朋友，嘆息：教育停滯了！而另一方面，學生的負面情緒遍布幾乎每一個社會。學生輕生，幾乎到處都有。如此大面積的現象，是心理學家能夠解決的嗎？是精神病專家可以解決的嗎？如果不從宏觀的角度，看看全球的學生所處的環境、所處的氛圍，如何能夠理解（先不說解決）全球發生的學生困境？

然而，參觀科舉博物館，幾乎全部是讚頌科舉的話語。不怪博物館！在內地聽到的，大都是頌揚科舉的機制，配合今天“培養人才”、“拔尖”的話語。這也許是把政府政策的話語，與教育的話語混為一談。這個結不解開，中國如何能夠掙脫舊時代，進入新時代？